

奥塞美术馆

西方绘画艺术典藏



D'ORSAY

山东美术出版社
明天出版社

ART TREASURES OF WESTERN PAINTING

西方绘画艺术典藏

奥塞美术馆

编著 罗伯·罗森布伦(Robert Rosenblum)
序文 法兰斯瓦·卡琴(Francose Cacbin)

主 编 李 新 赵镇琬

责任编辑 刘海栖 姜衍波

总 审 订 朱 铭

设 计 王 恺



山东美术出版社
明天出版社

Text copyright © 1989 Robert Rosenblum
Foreword copyright © 1989 Stewart, Tabori & Chang, Inc.

Works by the artists listed below are protected by copyright.

Copyright © 1989 ARS N. Y. / SPADEM Edmond Aman-Jean, Louis Anquetin, Jean Beruad, Emile Bernard, Jacques-Emile Blanche, Giovanni Boldini, Georges Braque, Charles Cotter, Maurice Denis, Andre Devambez, Jean-Louis Forain, Henri Gervex, Paul Helleu, Grstave Loiseau, Maximilien Luce, Aristide Mailol, Henri Martin, Emile - Rene Menard, Claude Monet, Alphonse Mucha, Jean - Francois Raffaelli, Ker - Xavier Roussel, Paul Serusier, Paul Signac, Felix Vallotton, Louis Valtat, Maurice de Vlaminck, Edouard Vuillard, Ignacio Zuloaga

Copyright © 1989 ARS N. Y. / ADAGP Charles Angrand, Albert Besnard, Mary Cassatt, Andre Derain, James Ensor, Georges d'Espagnat, Alphonse Osbert, Theo van Rysselberghe

Copyright © 1989 ARS N. Y. / SPADEM / ADAGP Pierre Bonnard and Armand Guillaumin

Copyright © 1989 Succession H. Matisse / ARSN. Y. Henri Matisse Published in 1989 by Stewart, Tabori & Chang, Inc. 740 Broadway, New York, New York 10003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e contents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in-Publication Data

Rosenblum, Robert.
Paintings in the Musée d'Orsay.

Design by J. C. Soares and Paul Zakris.

The type was set in Caslon Old Face on the Mergenthaler Linotron 202 at Graphic Arts Composition, Inc.,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USA.

The book was printed and bound by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S. p. A., Verona, Italy.

国际中文简体字版

编 著 罗伯·罗森布伦
序 文 法兰斯瓦·卡琴
主 编 李 新 赵镇琬
责任编辑 刘海栖 姜衍波
总 审 订 朱 铭
设 计 王 恺

鲁新登字 04 号

出版发行：山东美术出版社
明天出版社

地 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电 话：(0531)2010055—5224、4720

传 真：(0531)2902055

意大利 ARNDLDO MONDADORI
印刷装订：EDITORE 印刷厂

开 本：10 开 67.4 印张 12 插页

出版日期：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本书由台湾阁林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在大陆出版发行

定 价： 元(一套三册·精装)

书 号：ISBN 7-5330-1013-2/J·1012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第四章

印象派画家的全盛期

克劳德·莫内 巴黎的蒙多格伊街道,六月庆典,1878年6月30日局部



普法战争与军事画

THE FRANCO — PRUSSIAN WAR AND THE MILITARY

攻陷巴黎(Paris under Siege)

1870年至1871年间,也就是印象派崛起于巴黎的同时,整个法国被一股弥漫着“流血、暴力、饥馑、国耻及内乱”的气息而窒息了,巴黎受害尤深。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很快地,法军被击败了,旋即于1871年1月投降。此时的法国政权掌握在统治巴黎的革命政府手中,在左派分子与政府不断的致命冲突下,1871年5月底,革命政府又告瓦解。尸体横陈于街市,惨不忍睹;位于巴黎市中心的杜勒利宫亦被付之一炬成为废墟,留给后代无限伤痛。

大部分的艺术家长观地看当时的局势,有些人如巴吉尔等辈,毅然从军战死沙场;有些人就像莫内和毕沙罗一样,弃家避祸于国外。艺术家们藉着种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对战争的感受。其中,雷诺(Regnault,于1871年1月初被杀)的一位朋友,左基·克拉宁画了一幅记录杜勒利宫大火的写实画作。他以近乎于印象派之手法,来表现烟雾、天空、碎瓦还有破烂的旌旗(253页)。作品常取材于拿破仑战役的梅森尼叶(60、61页),这一回也忠实地画下1848年大革命时,巴黎人尸积成山的景象,就在这可怕的一年,法国人站了起来,重燃爱国的烈火!《攻陷巴黎》(252页)是他一幅小品习作。画上的签名日期正是1870年,也就是普法战争最炽烈的时候。梅森尼叶以一种奇特的组合画面,将当时惨烈的战况,如实地表达出来。画里有跌倒的马匹、触目可见的死尸及一群濒死却仍撑着最后一口气抵抗普鲁士人攻击的英勇军士。以上所描述的都是典型的战争场面。我们再看看画作的右上方,一只由普鲁士人所化身的老鹰和一只象征饥馑、苦难的秃鹰正在天空徘徊;画面下方,象征英雄的月桂枝则散落在军士的身上与地上。同时,我们看到了巴黎的精神象征——一位头戴狮盔的勇敢女性,而那顶狮盔代表着奋战不屈的意志,她坚定地站在那面已被撕破却依然迎风飘展的三色旗之前。画中各个细节的组合,使这幅作品看似一幅新闻照片(军官们被画得如同肖像画一般,连军服上的扣子都描绘得一清二楚)。此

时,藉着这幅画,我们似乎听到了响彻云霄的爱国主义赞歌。同时我们也看到了19世纪后期,画作中常见的矛盾:是要忠实地描绘史实?还是沿袭早期的画风,以隐喻手法去诠释历史呢?

普维斯·德·夏凡纳于1871年画了一组不寻常的对画《白鸽》和《气球》。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战争的可怕,不同于普维斯过去以风景、古城为题材的画风(74页)。这一次,他直接将心中对普法战争的感受跃于画布。他将巴黎化身为一位身着黑色丧服的高贵仕女,她被战火所包围,并孤立无援。这正是1870年9月初巴黎的写照。她的正面与背面分别显示于两幅作品中。她仅能藉着一个气球,将窘况告之外界,而由鸽子带回信息。从《白鸽》中,我们看到被1870年底严冬大雪所覆盖的巴黎圣母院及圣心教堂;而从《气球》中我们看到在远方,巴黎外围的方勒希扬山似乎有几门加农炮。那是早在1830年6月革命时所建筑的防御工事。这两幅作品,充满了单一的冷色调,僵硬的黑色侧影黯然地表现了历史背景,不禁引起我们阵阵忧伤的沉思。

不同于普维斯那种含蓄的表达方式,杜雷·居斯塔夫以寓言般的手法(但不失真)来描绘法国的困境。杜雷早期曾为《神曲》这本书作木版插图(1861年),效果很好,一路走来,他为自己画下了一幅现代神曲。这幅创作于1871年的巨作,标题为《谜》。杜雷摊在我们眼前的画面是:一座带有启示意义的焚城、一片被蹂躏的焦土上杂陈着军人和市民的尸体;晦暗的画面中央,隐约间,一个有翅膀的女人在那儿啜泣着并呼唤着法国。她拼命地问着身旁的人头狮身(Sphinx),希望能解释战后所留下无尽的空虚与惶恐。

这些具有毁灭性的事件,一直持续反映在法国的艺术上。甚至在普法战争10年之后,1881年的沙龙展有一位著名的军事画画家——阿丰斯·德·诺维,为了纪念法军英勇的抵抗,而以画笔记录下1870年8月17日,洛林省圣皮瓦公墓之役,在惨烈的牺牲下,法军



马克西米里安·吕斯 MAXIMILIEN LUCE

1871年5月的一条巴黎市街道 A Paris Street in May 1871.
1903—1905年作。4'11"×7'4½"(151×225公分)。弗雷德里克·
吕斯(Frederic Luce),1948年捐赠。RF1977—235

仍难逃溃败的情景。最后，洛林省和邻近的西尔萨斯省都在战后割让给普鲁士人。

可是更出乎意料的是，1871年5月大屠城的恐怖气氛一直延续到1905年。当时的独立沙龙展，有一位名为马克西米里安·吕斯的新印象派画家，以一幅标题为《1871年5月的一条巴黎市街》的画作参展。虽然事件发生时，他只有13岁，可是对当时的记忆仍十分清晰：灿烂的阳光长驱直入这幅大画里，在春日下，这条废街显得格外冷清，同时也很讽刺地强调了血腥的事实。女人和国家保卫队军士的尸体，或近或远地杂陈在我们眼前。在恩利·卢梭那幅不受时间限制并独具个人风格的作品《战争》中(659页)，亦传递了类似的信息。这幅1894年的独立沙龙展参展作品，清楚地显示出画家对1870年至1871年之间所发生事件的记忆与感受。



恩斯特·梅森尼叶 ERNEST MEISSONIER

攻陷巴黎 The Siege of Paris. 1870 年作。

1'9"×2'3 $\frac{3}{4}$ " (53.5×70.5 公分)。梅森尼叶夫人 (Mrs. Meissonier), 1898 年遗赠。RF1249

后页, 上

左基·克拉宁 GEORGES CLAIRIN

1843 年生于巴黎, 1919 年歿于贝勒-艾尔-恩-麦尔 (Belle-Ellen-Mer)。

燃烧中的杜勒利 The Burning of the Tuileries. 1871 年作。

1'7"×2'7" (48×79 公分)。RF1981-31

后页, 下

阿丰斯·德·诺维 ALPHONSE DE NELIVIL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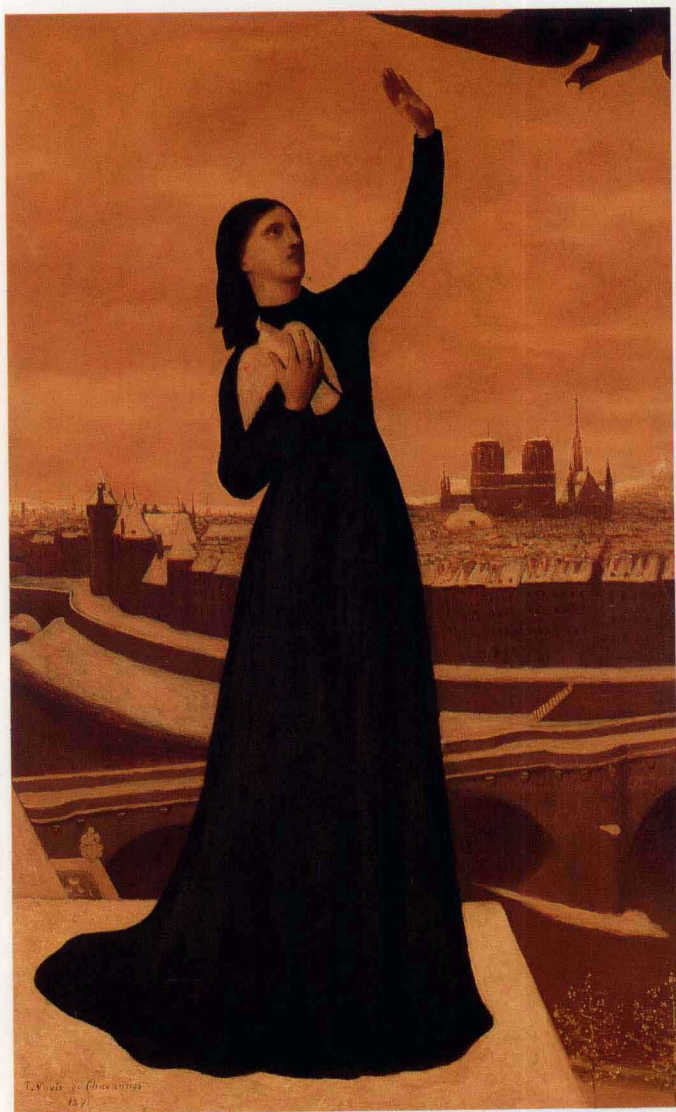
1835 年生于圣欧门 (Saint-Omer)。1885 年歿于巴黎。

1870 年 8 月 18 日, 圣皮瓦公墓之役 The Cemetery at 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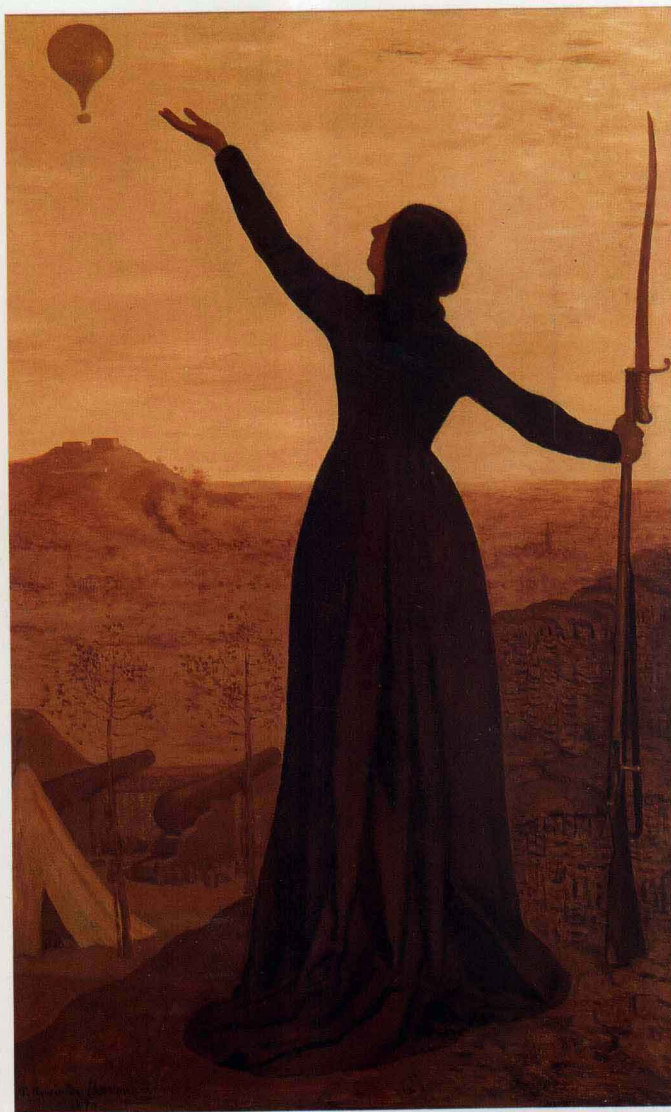
Privat, August 18. 1870 作 (1881 年沙龙展)。

7'8 $\frac{3}{4}$ "×11'2 $\frac{1}{4}$ " (235.5×341 公分)。





皮耶·普维斯·德·夏凡纳 PIERRE PUVIS DE CHAVANNES
白鸽 The Pigeon. 1871 年作。
4'6"×2'9"(136.5×84 公分)。阿卡维拉先生(Mr. Acquavella)1871
年捐赠。RF1987-22



皮耶·普维斯·德·夏凡纳 PIERRE PUVIS DE CHAVANNES
气球 The Balloon. 1871 年作。
4'6"×2'9"(136.5×84 公分)。阿卡维拉先生(Mr. Acquavella)1871
年捐赠。RF1987-21



居斯塔夫·杜雷 GUSTAVE DORE

1832 年生于史塔司堡(Strasbourg),1883 年歿于巴黎。

谜 The Enigma. 1871 年作。

4'3¼"×6'5"(130×195.5 公分)。RF1982—68

让-约瑟夫·沃兹(Jean-Joseph Weerts)

巴拉之死(The Death of Barra)

艾杜瓦·德塔伊(Edouard Detaille)

梦(The Dream)

在法国,军事画的历史由来已久,但自从普法战争受挫之后,爱国主义的烈火似乎燃烧得更加炽烈了。奥塞美术馆典藏了两幅19世纪80年代颂扬“神圣牺牲”的画作,这两幅作品不但对后世子孙有启发性的作用,同时也警惕了战争的可怕。这两幅画的风格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一幅画所歌颂的是法国大革命期间一位13岁的小英雄约瑟夫·巴拉(Joseph Barra)英勇的行径。沃兹本身是一位著名的历史画家,尤以描绘法国的史迹见长,他将这幅作品处理得有如电影的定格画面,令观画者有十足的临场感。这幅画叙述的是,盗匪欲强抢骑兵团的马匹,而小巴拉毫不畏惧地坚守岗位、抗争至死的传奇故事。沃兹将画面的焦点全部集中在巴拉的身上,尤其当那群凶恶的土匪胁迫他时,他仍紧握手中的缰绳不放。此时,沃兹刻意地将巴拉的姿态描绘得有如受到钉刑一般(令人联想到耶稣受难像)。对一位13岁的小男孩而言,巴拉的非凡表现确实令人敬佩。沃兹写实的手法更加强了该画整体的震撼性,无怪乎法国政府印制了50多万张《巴拉之死》的复制品分发到全国各级学校里,以期能激励学童的爱国情操,并表彰巴拉的忠勇义行。

在《巴拉之死》发表五年之后,1888年沙龙展的参展作品《梦》,对后代也有相当的启示作用。爱德华·

德塔伊本身是一位官方的军事画家。他在忠实地记录下完整史实的同时,也试着将生硬的军事画升华为一首优美的史诗,在他的画中事实与幻觉似乎有些混淆不分了。该画下方尘世部分所显示的是,在萧瑟的大地上,军士们在开战之前尽量试着入睡,以期有精神应战。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来福枪塔一直绵延到地平线的彼端,在严肃的气氛中增添了少许的紧张。以上这一部分是典型的军事画。此时,我们顺便也一起看看由弗勒里·陈吕所绘的《散兵,雪的印象》。画中只有几位在荒原野路上行进的散兵却成功地表达了刺骨凄凉的气氛。这是另一幅传统军事画范本。现在,再回到德塔伊的作品。画中蔷薇色的天空里,隐约地显现出法国大革命时代及拿破仑战争中那些先贤烈士的影像,而象征爱国、胜利的三色旗也同时迎风招展着(甚至天空中的云彩也呈现出红、蓝、白三色)。现代军人在看过这幅画之后,舍我其谁之心不禁油然而生。

我们千万不要过于自信并武断地认定这幅画毫无内涵可言,而只是一幅美丽、虚空的意象,一个内容与事实相抵触的幻想。我们更应该了解,这种幻境般的画作,不但促使了历史的形成,也凸显出国家主义重要,以及人们至今仍坚信的和平憧憬。



弗勒里·陈吕 FLEURY CHENU

1833年生于布里昂松(Briançon),1875年歿于里昂(Lyon)。

散兵,雪的印象 The Stragglers, Impressions of Snow.

1870年作(1870年沙龙展)。

3'6¼"×5'(107×152.5公分)。RF380



爱德华·德塔伊 EDOUARD DETAILLE

1848 年生于巴黎, 1912 年歿于巴黎。

梦 The Dream. 1888 年作 (1888 年沙龙展)。

9'10"×12'9½"(300×390 公分)。RF524

让-约瑟夫·沃兹 JEAN-JOSEPH WEERTS

1847 年生于罗拔克斯 (Roubaix), 1927 年歿于巴黎。

巴拉之死 The Death of Barra. 1883 年作 (1883 年沙龙展)。

11'5¼"×8'2½"(350×250 公分)。RF570

1870 年之后的马内

MANET AFTER 1870

卖啤酒的女侍

(The Beer Waitress)

和其他巴黎艺术家(从杜米埃到德加)一样,马内也致力于描绘都市人的生活百态。他尤其喜欢流连于酒吧(不但可以喝酒,还可以看表演)冷眼旁观都市的小人物。可是,什么样的作品可以随着眼波流转而能全盘掌握住人们来去之间的匆忙?有些人汲汲营生,有些人从容无忧,在拥挤的人里,人们彼此之间依然没有交际。马内的《卖啤酒的女侍》正是可以包罗上述情景的一幅画作:随意而生动地打破一般所谓的主角、配角、个体、整体的次序。

我们常在顾盼四周之际迷失了目标。但是,画中这位辛苦的女侍(是马内常光顾的酒馆中之女侍)却自然抓住了我们的目光。和奥林匹亚(199 页)一样,这位女侍也是一位自食其力的妇女。当她与我们四目交会时,我们看到的是一双很商业性的目光。她的右手才将一杯啤酒放在画面之外的桌子上,同时,她的眼光机灵地在顾客之间穿梭,努力地搜索新订单,期望将左手上另外两杯啤酒赶快销售出去。现在我们来看看画面前方的这位仁兄。他侧对我们以便于专心欣赏舞台上歌者(被画框切成两半)的表演,至于他的脸蛋儿长得是什么样子,我们只能自己去想象了。我们再看看另一对似乎是夫妻的人,他们头上戴着端庄合宜的帽子,很清楚地显示出他们的社会地位与邻座(靠近我们的)那位抽烟斗、身着蓝色工作服的男子截然不同。而这位男子在真实生活中常常“照顾”画中的这位啤酒女侍。

这种法国第二帝国时代巴黎的浮世绘,对今日的我们而言,并不陌生。马内及其当代的画家都试着以

新的方式来面对现实并作画。在此,马内所运用的是一种所谓“离心式”的构图,焦点从画面中心开始向外扩散,一直到画框以外。在这喧哗无度的公共场合,我们得自行定位并找寻吸引我们的人、事、物。在欣赏这幅画作时,我们所感受的是短暂的刹那:舞台上的灯光、蓝色工作服上的折痕,画家都是以简单的几笔带过,就如同职业画家用以诠释当代生活逸趣小品时,所惯用的手法——以简略的笔触表达出生动的效果。根据研究报告指出,现今时下所流行简单、生动的绘画语言,仍是源于马内及其同时代印象派画家的画风。

马内以非凡的才华将平面的肖像画处理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只有他才能巧妙地以颜色来平衡整个构图:在漆黑的筒状礼帽下边,适当地以淡色的烟斗将距离区分开来;女侍匆忙的身影,恰如其分地出现在抽烟斗男子的头部之后,形成贯穿画面的中心。酒馆中忙碌的气氛,在此刻倏然静止,形成永恒的刹那。如同《奥林匹亚》的手法,马内使用几何形的构图,以各种装饰性的线条或左、或右、或宽、或窄来增加画面的动感。

马内于 1870 年创作了许多幅以酒馆、咖啡座为场景的画作。他可以轻易地掌握着现场人物生动、传神的表情,并迅速地表现在画布之上;也只有他可以将各个自成一格的人物,自然、流畅、合理地融于同一布局之内。马内,不愧是一位名实相符的绘画巨擎。

后页

艾杜瓦·马内 ÉDOUARD MANET

卖啤酒的女侍 The Beer Waitress. 1878 年—1879 年作。

2'6½"×2'1½"(77.5×65 公分)。RF1959-4



芦笋 柠檬 (The Asparagus The Lemon)

在马内短暂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里,他画了许多静物小品:女帽、杏仁、灯笼、模特儿足下的鞋袜、桃子……;记录下巴黎人生活中流行的信息与时麾的风尚:华衣、美食及各种有意思的东西。奥塞美术馆收藏了两幅珍贵的马内小品画作:一幅画是《芦笋》,另一幅则是描写《灰陶盘中的一颗柠檬》。

有一则关于“芦笋”的趣事逸闻充分地表露出马内的为人处事风格与慧黠的才华。马内曾绘制一幅画面上是“一把芦笋”的画作,并以 800 法郎的价格出售给他的朋友查里·艾弗西(Charles Ephrussi)。没想到艾弗西先生慷慨地付了 1,000 法郎给他。于是马内立刻画下 261 页中的那根芦笋,并差人马上送到艾弗西先生的府上,而且附了一张小纸条:“这是上一把芦笋中的‘漏网之笋’”。这幅小品,真是小得只手可握。从画中快速的笔触,可以看出马内对艾弗西所做热情回应,不仅是为了友谊、金钱,同时也是为了彼此对艺术的同好与狂热。这是一幅构图相当单纯的静物画,画面的长度甚至比不上一根真正的芦笋,而我们根本也无从了解画中的大理石桌子,到底有多大。

这幅小品的视觉效果,看起来倒像是一幅快照,在马内的巧笔妙手之下,一根令人垂涎的芦笋立即呈现在我们眼前。芦笋随意地斜置在桌面上,其中还有一段伸在桌外;芦笋的影子与大理石桌子上的纹理

相呼应。整幅画的笔触简洁有力,自然地流露出画家纯熟的技巧。画中的色调也处理得相当好。大理石深色的纹理几乎全部以平行的方式出现,即使画家的签名亦以简单的 m 来替代正式的 Manet,而那笔 m 是那么自然地融于画中,一点也不唐突。马内成功地营造出“一根不小心被遗落的芦笋”的气氛。

无独有偶,另一幅也是出自马内之手的小品——灰陶盘中的柠檬。在视觉效果上,画中的柠檬看起来比真实的柠檬还要大一点。画里灰陶盘的边缘甚至还加上了铜圈,促使我们不得不将所有的目光全部集中在柠檬上。柠檬本身集各种不同的黄色变化,其中还掺杂了几笔灰色,而在灰色的陶盘上也有柠檬黄色的倒影。这幅画基本上就是黄色与灰色的变化。不论是柠檬或者是桔子(都常出现在马内的画作里),他总喜欢以灰色的底色来衬托。同时运用两种极不同调子的色彩来作画,似乎成了马内的特色之一。这幅小品尺寸虽小,却十分生动、抢眼,我们似乎可以嗅到柠檬的香味。除此之外,在法兰德斯与西班牙所流行的静物主题:生蠔和鲑鱼,亦是马内笔下的常客。谈到“吃”,马内的食物静物画是巴黎人最奢侈的大餐。当然,文化与荷包之间是有相当程度的互动关系,同样是在 19 世纪 80 年代初期,梵谷也画了一些食物静物画,不同的是,他所画的是廉价的甘蓝菜和马铃薯。

后页,上

艾杜瓦·马内 ÉDOUARD MANET

1832 年生于巴黎,1883 年歿于巴黎。

芦笋 The Asparagus. 1880 年作。

6½"×8½"(16.5×21.5 公分)。1959 年山姆·赛兹(Sam Salz)捐赠。RF1959-18

后页,下

艾杜瓦·马内 ÉDOUARD MANET

柠檬 The Lemon. 1880 年作。

5½"×8¾"(14×22 公分)。1911 年伊沙克·德·卡莫多伯爵(Count Isaac de Camondo)遗赠。RF1997

